

水经注地理研究

水经注地理疏证

(上册)

(北魏)酈道元 著

张步天 疏证

线装书局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2016年规划课题成果

水经注地理研究

水经注地理疏证

(上册)

(北魏)酈道元 著

张步天 疏证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水经注地理疏证 : 全2册 / (北魏) 酈道元著 ; 张步天疏证.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7. 6
(水经注地理研究 / 张步天主编)
ISBN 978-7-5120-2767-1

I. ①水… II. ①酈… ②张… III. ①古水道—历史地理—中国②《水经注》—研究 IV. ①K928.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021号

水经注地理研究

水经注地理疏证 (二册)

作者 北魏·酈道元

疏证 张步天

责任编辑 李津红

装帧设计 天佳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四座一七层

邮编 100078

电话 五八〇七六九三八 五八〇七七一二六

网址 www.xzhbc.com

益阳市顺鑫印务有限公司

七五七千字

四〇

二〇一七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三〇〇册

一二九元 (全三册)

ISBN 978-7-5120-2767-1



9 787512 027671 >



线装书局官方微信

冀所成築土爲山植林成苑張璠
坂以象二嶠積金玉採捕禽獸以充
苑夷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南出遇
漢氏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
以故門邛出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穀水
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
得無是乎於是發漢天竺寫致經像始
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其政以白馬爲

水經注箋卷第三

漢 桑 欽撰 後魏酈道元 注

明 李長庚訂 孫汝澄

朱謀瑋箋 李克家全校

河水三

河水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卽上河峽世謂之爲

青山河水歷峽北注枝分東出

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

秦置北地都尉治縣城王莽名郡爲威戎縣曰特

序

余致力地理國學研究，長期實踐中已構築方法論框架：一疏解，二論證，三繪製古籍地圖。國學者，吾國固有文化學術也。國學博大精深，廣義國學當指上下五千年中國歷史疆域內所有文化；狹義國學則可定為上述時空範圍內，以文字為載體之典籍。國學門類繁多，涵蓋政記、哲理、文學、歷史、地理、天文曆法、醫藥、繪畫、音樂舞蹈、戲劇、宗教、風水占卜等等。

『地理國學』即國學典籍地理書。《水經注》為千古第一水書，中華古典河川巨著。此書以水道為綱，記述流經地域山陵、湖泊、郡縣、城池、關塞、名勝、土壤、植被、氣候、水文乃至社會經濟、民俗風習等內容，涉及地理學、歷史學、地名學、語言學、文學、考古學、金石學、碑版學、文獻學、天文學、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氣候學、土壤學等諸多方面，堪稱百科全書型地理巨著。吾國第一部正史經籍志《隋書·經籍志》著錄《水經注》，稱四十卷，編列史部地理類，位居第二，緊隨《山海經》。此後，古今學壇均肯定其地理國學經典地位。千百年間研究者甚多，涌現不少『道元知己』大家，形成一門學問，稱之為『酈學』。酈學發展史考據學風一直引領主流，然而闡發《水經注》地理內涵為酈學核心所在。隨着研究平臺逐步完善，地理研究也應走向前臺。

構建酈學地理研究體系當先建基，《水經注》地理疏證即是基礎建設工程之一。此外，《水經注》河川概論、現代版《水經注》地圖集亦是。

以現代地學觀念系統疏證闡發《水經注》原文為《水經注》地理研究基礎工程嘗試之作。地學以地球為研究對象，諸學科之統稱，包含地理學、地質學、海洋學、大氣物理、古生物學等學科。地球乃人類賴以生存、發展之家園，先民自誕生初始即密切關注地球狀況，從而萌生各種地學概念。開發、保護地球自然資源，維系原生態環境，俾使人地關係良性發展，乃研究地學之目的也。繼《山海經》研究之後，近年攻讀《水經注》。雖有所心得，然餘生苦短，獨力單微，吾亦不智，或只作引玉拋磚爾。尤望後起有志於地理國學諸同仁繼之，超越之。

二〇一七年五月於天佳齋

凡例

- 一、本書以陳橋驛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為底本。
- 二、採用底本版式：各卷分排，《水經注》原經文除卷名外，頂格起排；酈道元注文縮一字距起排。
- 三、正文分《水經》經文、酈道元注文、作者疏證三部分。為了便於閱讀，經、注文加粗，疏證字不加粗。經文字號除卷名、篇名以外，同酈注、疏證，均用五號字。
- 四、疏證除少數案語外，用夾注。用於經文者附在經文之後，連同經文頂格排。用於注文者附在注文之後，連同注文縮一字距起排。附在經文、注文之後的疏證無「張案」二字。若引先賢疏解，用「楊守敬云」「熊會貞云」等導出，引文下之疏證則冠以「張案」。
- 五、有波浪下畫綫者為書名，書名加篇名者中間斷開以區別。有直下畫綫者為專有名詞，如人名、地名等，多個連接時則中間斷開。有點狀下畫綫者為佚文，今本《水經注》以外已輯佚文七千餘字，本書對其已作鑒別、歸位處理。

目錄

上冊

序		一
凡例		二
卷一	河水	一
卷二	河水	二一
卷三	河水	四六
卷四	河水	六二
卷五	河水	八〇
卷六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	一〇二
卷七	濟水	一二五
卷八	濟水	一四〇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一五八
卷十	濁漳水 清漳水 補潞水 補洺水	一八三
卷十一	易水 滹水 補漳沱水 補滋水 補泝水	二〇四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	二二三
卷十三	灤水	二三一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溟水	二四八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二六七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滻水 沮水 補洛水	二八一
卷十七	渭水	二九九
卷十八	渭水	三一

下冊

卷十九	渭水	補豐水	補涇水	三一五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三三六
卷二十一	汝水			三四九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潁水	三五八
卷二十三	陰溝水	坂水	獲水	三七九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三八八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四〇二
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四一六
卷二十七	沔水			四三二
卷二十八	沔水			四三九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四五〇
卷三十	淮水			四六一
卷三十一	淮水	涇水	潁水	四七三
卷三十二	潁水	蘄水	決水	四八五
卷三十三	江水			四九六
卷三十四	江水			五〇九
卷三十五	江水			五一六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五二九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河	夷水	五三七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五五七
卷三十九	涇水	深水	鍾水	五九二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補弱水	六〇五

水經注地理疏證卷一

河水 卷一至卷五爲河水篇，均以「河水」二字作篇題。卷一內容：一，河水水系河水概述，包括發源，釋「河」字，大體流程經由，以及河道順直彎曲、固體含量、汛情、冰情等水文特徵；二，河水水系蔥嶺以西諸水之新頭河、恒河水系；三，河水發源地昆侖。酈道元水經注河川編輯思維遵循中原爲中心向外輻射原則，具體排列以河水居首，此下按以中原爲中心向外輻射，先北後南之順序。各河之支流則按照從幹流源頭到河口，即從上游至下游順序排列。今本四十卷一二六篇（含佚文）河川框架可劃分爲十一單元，另有附錄一。卷一至卷五河水篇爲第一單元「諸瀆之首河水」。卷一所叙諸水屬河水水系蔥嶺以西諸水之新頭河、恒河水系。陳橋驛水經注地名匯編附錄一水經注佚文（以下簡稱佚文）卷一河水篇佚文二條，已歸位。

張案：酈道元水經注河川框架以各水流經地域爲劃分依據，反映當時地學思維高度。本書河川框架基於現代水系觀念以河流徑流歸宿爲劃分依據，並參照水經注河川分布特徵，劃定爲河水水系、河水以北諸水水系、濟水及附近諸水水系、淮水水系、江沔水系、江水以南諸水水系。叙及河水水系有，卷一至卷五河水，卷六汾水，澮水，涑水，文水，原公水，洞過水，晉水，湛水，卷七至卷八濟水部分內容，卷九清水、沁水，卷十五洛水，伊水，灋水，澗水，卷十六穀水，甘水，漆水，澠水，沮水，補洛水，卷十七至卷十九渭水，卷二十四瓠子河部分內容，等篇。

今本水經注卷一河水與卷二河水前二條叙蔥嶺東西「河水」，厘清其地理大勢須先剖析水經。楊守敬於經「昆侖墟在西北」下云：「言河源者當以漢書西域傳爲不刊之典，以今日輿圖證之，若重規迭矩，作水經者不能知蔥嶺即昆侖山。又見史記大宛傳贊云，惡睹所謂昆侖，漢書張騫傳贊亦云爾。遂以昆侖置於蔥嶺之西，酈氏又博採傳記以符合之，遂與經文同爲悠謬。」楊氏此言有可取處，但過於偏激。楊守敬爲近代治水經注大家，有水經注疏、水經注圖等巨篇，評價酈氏亦多崇敬肯定，堪稱酈道元千古知己，本書亦多採用楊氏之說。其實，此段水經實本漢書西域傳而來，只是過於簡略而已。至於酈注，「博採傳記以符合之」雖過於繁雜，但經、注絕非「同爲悠謬」。楊守敬出此誤差，主要原因在於不大瞭解水經注與漢志認識西域地理出現之代差。儘管酈注記錄西域地理仍有差誤，但肯定比之前代更加貼近當時實況。

今本水經注所列「又東入塞」以上經文爲，卷一「昆侖墟在西北，去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與卷二「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一出於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二條，凡八十七字，反映水經所記蔥嶺以東河勢。水經注水系框架（以下簡稱框架）將「蔥嶺河

東注蒲昌海」之水命名爲「蔥嶺河水」。蔥嶺河水指今新疆境內塔里木河。因水經注記其爲「河水」，發源蔥嶺，故此名之。水經未記蔥嶺以西諸事，酈道元又參閱法顯傳等文獻加記蔥嶺以西恒河（今恒河）、新頭河（今印度河）、鳩水（今阿姆河）。框架命名爲「蔥嶺以西諸水」。「蔥嶺河水」、「蔥嶺以西諸水」無水系關係，兩者實非古黃河水系，但都屬「水經注河流」，歷代學者研究均依水經注記敘順序，先列西域諸水，汪士鐸、楊守敬乃至鄭德坤諸圖均繪入上述諸圖。

水經所記「二源一支」出自漢書西域傳，其文「河有兩原（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廷（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只是將南北兩道改作南、北二河，出于闐之河改作北河支流。水經南、北二河僅爲粗綫條描述，北河出自漢書西域傳「自車師前王廷（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此與實際河勢能合。南河出自漢書西域傳「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此與實際河勢大多不能合矣。近二百年來，學人論證水經注「南河」甚多。其實質即針對此水經「南河」。已知最早解釋「南河」者爲清嘉慶（二七九六—一八二〇）年間董祐誠，其水經注圖說殘稿卷一載，南河自于闐國北「通爲注賓河，南、北河當相去不遠，至今遂合爲一」。二十世紀初葉，國外學人從事塔里木河考察，法國人沙畹著文認爲南河即于闐河。北河即葉爾羌河。南河下游即今塔里木河下游經鐵干里克向東南流之河道。之後，英國人斯坦因著文贊成沙畹之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德國人赫爾曼著文認爲南河通過橫穿大沙漠腹地自西向東，又經塔里木河下游阿拉干附近東流。隨後，瑞典人伯格曼著文認爲沙畹、斯坦因二人之考證較有說服力，對赫爾曼之主張不予贊成。國內學人也著文發表新見解。黃文弼、樊自立各自撰文提出貫穿大沙漠腹地說。一九八四年版中國自然地理叢書歷史自然地理分冊「塔里木河的變遷」章節提出盆地南緣說，主張水經注「南河」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緣諸綠洲地下水溢出之泉水河。筆者主張，剖析水經注「南河」須將水經「南河」、酈注「南河」分列討論。楊守敬水經注圖多次使用經某水（河）、注某水（河）畫法。此類研究方法有助厘清糾結。水經「南河」爲水經作者心目中之「南河」，思維出自漢書西域傳「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其經由「出其東北隙。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渤海即蒲昌海，渤、蒲音近。具體而言，起自莎車西略偏南今新疆塔什庫爾干縣之葉爾羌河支流，向東與幹道合流，轉東南，經過今皮山、和田、轉東偏北，經過今于闐、民豐、且末，再循車爾臣河水道東注入現已無水之羅布泊。水經「南河」兩端至今仍屬水道，中間確係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緣諸綠洲地下水溢出之泉水河，構成水經時代或非完整自西向東徑流通道。水經作者未親臨實地考察，以少量零散真實資料結合主觀臆斷確係早期地學思維，應予客觀評價，且應復原水經「南河」經由。水經作者距漢書成書之時較近，班固治學嚴謹，雖未親赴西域，但肯定已使用包括張騫等西域考察者資料，所記

西域諸事，可信度高。如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所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源）出焉。」即承史記大宛列傳而來，此段文字記于闐國區域水勢的確，從自然地理條件考察，漢書西域傳南道不可能是一條自西向東之水道，但水經作者乃視爲「東南流入渤海」，而與「從蔥嶺出而東北流……東注蒲昌海」之稱「北河」者對應，稱「南河」。酈道元比水經作者晚出生許多年，此數百年間地學思潮大開，西域實地考察資料豐富許多，「酈注南河」則與當時水勢大體接近矣。水經作者秉承禹貢、山海經思維，將河水推至今新疆境內塔里木河。酈道元注水經又將河水推至中亞，反映古人溯源探索地學思維深化；且地理大交流時代東亞中華先賢地域認知延伸，廣袤古歐亞大陸爲其提供廣闊縱深，則是難逢之歷史機遇。不過，酈氏注釋水經前八十七字後云：「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并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此言有指出其前存在疏漏之意，疏證當逐一分析之。

昆侖墟 昆侖墟爲河源。昆侖墟非某一山嶽，也不宜簡單定義爲現代地理學之山脉，在此，水經乃繼承山海經等古典昆侖墟說而來，包含今之帕米爾山結及其附近山系群高原。在西北，熊會貞云：「一統志，西藏有岡底斯山，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一里，此處爲天下之脊，衆山之脉皆由此起，乃釋氏西域記所謂阿耨達山即昆侖也。又齊召南水道提綱，巴顏喀喇山即古昆侖山，其脉西自金沙江源犂石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山石黑色，蒙古謂富貴爲巴顏，黑爲喀喇，即唐劉光鼎謂之紫山者，亦名枯爾坤，即昆侖之轉音。戴震水地記，自山東北至西寧府界千四百餘里。爾雅，河出昆侖墟，不曰山。察其地勢，山脉自紫山西連犂石山，又南迤西連，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語岡底斯者，譯言群山水根也。置西寧府邊外五千五百餘里，綿亘二千里，皆古昆侖墟也。」張案：熊會貞師承楊守敬，襄助完成水經注疏、水經注圖等巨篇，其地理考證有獨到之處，本書多引之。此處言昆侖範圍，當是。但經文所指昆侖墟以廣義概念更爲確切，即包含今之帕米爾山結及其附近山系群高原，包含熊氏所指。

三成 成者，層也。爲昆侖丘。昆侖說楊守敬云：「昆侖說未聞。爾雅疏引昆侖山記，昆侖山一名昆丘，三重，與此文稱昆侖之山三級合。則昆侖說爲昆侖記之誤，今訂。」曰：昆侖之山三級，下曰樊桐，楊守敬云：「樊桐見淮南子。」一名板桐；楊守敬云：「楚辭哀時命稱板桐。」二曰玄圃，楊守敬云：「山海經作平圃，穆天子傳作縣圃，郭璞注山海經引傳作縣圃，又引作玄圃。」一名閭風；楊守敬云：「楚辭離騷云，登閭風而緹馬。」上曰層城，楊守敬云：「大典本、黃本并作層，知原是層字。層與增同。淮南墜形訓，昆侖墟中有增城九層。又云，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閭闔之中。則後文引之不數增城。廣雅，昆侖墟有三山，閭風、板桐、玄圃，皆分玄圃、閭風爲二，亦不數增城，并與此異。而十洲記言昆侖三角，一名閭風巔，一名玄圃臺，一名昆侖宮。後文又引之，則又異。」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之居。昆侖記太帝之居爲神化之言，然其昆侖山三級分層之說，與高山存在若干層自然帶

可合。

去嵩高五萬里，楊守敬云：「此沿禹本紀之誤，古時中外未通，傳聞異辭，轉相傳會，荒誕不經。於是禹本紀言昆侖有去嵩高五萬里之說，而水經以爲據，酈氏亦深信不疑。觀本卷後文，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說，難言康泰、浮圖調之是。下卷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非原脫此字。禹紀所云昆侖，張騫使大夏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昆侖，其明徵也。是禹本紀一誤，水經再誤，酈氏三誤矣。推其致誤之由，乃限於地，并限於時耳。今按圖以索，相去不過萬里，無稽之言，存而不論可也。」張案：楊氏言五萬里，「致誤之由，乃限於地，并限於時」爲客觀之語。地之中也。帕米爾山結爲歐亞大陸若干大山脈之中心，經稱之「地之中也」十分貼切，印證上古地學觀精到一面。

禹本紀今人許亮著文稱禹本紀疑漢書藝文志所錄大禹書三十七篇之一，乃先秦古書，但篇幅短小，地理價值難與山海經相匹。唯漢武帝據之以定昆侖，太史公將其與山海經并稱，使之身價倍增。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時尚能親見其書，唐以後逐漸亡佚，故隋書經籍志不載，至南宋王應麟時已不能知。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倫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楊守敬云：「此酈氏就西次三經總計之文。即今本山海經歷數之，凡二千一百里。然續博物志三引山海經，與注同。釋迦方志引書云云亦同。則此無訛文，當是今本山海經所叙里數有誤字。」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楊守敬云：「後魏隴西郡治襄武，在積石之東。言至洛者，洛陽爲當時都城，嵩高即在其東南也。準地志句，酈氏據典籍約計之辭。按續漢志，隴西郡在洛陽西南二千二百二十里。後漢郡治狄道，在襄武西北百餘里。稽圖，魏隴西郡西去積石約千餘里。合觀之，是自積石至洛不過三千餘里，此五千當三千之誤。」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漣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楊守敬云：「河宗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楊守敬云：「穆天子傳，自陽紆西至於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酈氏就傳合并言之。」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 外國圖與括地圖、河圖括地象（又稱河圖括地象圖）、河圖始開圖等均出自漢、晉，有圖有文，頗具識緯性質，內容涉及地理。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昆侖之墟。楊守敬云：「以上博引諸書，釋經去嵩高五萬里之說。如高誘說及山海經、穆天子傳，則不及五萬里，如外國圖則更過五萬里，懸殊實甚。酈氏曲爲解說，謂經記綿緄，或等亥豕之訛，水陸路殊，復有迂直之異，故存而不論，然亦由未確知昆侖所在，遂不敢質言之也。」張案：上述諸書所記方位屬實，里距相差懸殊。禹本紀等神話化古地理書，有意誇大距中原里程，當出自神化昆侖使然。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緄，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未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志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楊守敬云：「此河圖括地象文，引見王逸離騷注及博物一。」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楊守敬云：「海內西經文。」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楊守敬云：「郭注宛傳、漢書張騫傳贊引禹本紀文。」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古神化昆侖高程，郭璞亦難脫窠臼；尾數細至「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是臆斷，淮南子仍未脫早期描述解釋地學現象往往穿插神話假說藩籬。

河水全祖望移「出其東北隅」五字於河水下相屬，云此七字萬無分作二句之理，舊乃妄割注文分配。張案：全說是。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此句後人理解頗多爭議。或曰「荷」之意爲載荷。河載負天地間精氣，將其分布於四方；懷藏屬陰之水，引導其流通各處。見胡芑瀾文。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流通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包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財也。五害之屬，水最爲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昆侖，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熊會貞云：「風俗通引尚書大傳、禮三正記，以江、河、淮、濟爲四瀆，與爾雅合。」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已認知江河排汗功能，難能可貴也哉。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熊會貞云：「亦釋水文。即爾雅所云，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張案：河、洛爲中華文化搖籃，河川崇拜出自水資源環境與民生密切相關，四瀆爲古代最有代表性水系崇拜，其中又以河水崇拜尤爲突出，上引諸文反映這一思維定勢。此注大多泛指河川自然地理功能。上文諸「河」字，或泛指，或專指。「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河」則爲專指。「上應天漢」，「黃河之水天上來」之謂也。

出其東北隅，孫星衍云：「說文：隅，隅也。」董祐誠云：「此河水自蒲昌海伏流重源所出，當昆侖東北隅也。今中國諸山之脉，皆起自西藏阿里部落東北岡底斯山，即梵書之阿耨達山。綿亘東北數千里，至青海之玉樹土司境，爲巴顏哈喇山，河源出焉。河源左右之山，統名枯爾坤，即昆侖之轉音。蓋自岡底斯東，皆昆侖之脊，古所稱昆侖墟，即在乎此。山海經西山經稱，昆侖之丘，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出焉。郭注，洋或作清。海內西經稱，海內昆侖之墟，赤水出東南隅，河水出東北隅，黑水出西北隅。大荒西經稱，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穆天子傳稱，天子宿於昆侖之阿，赤水之陽。今金沙江上源三，曰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喀齊烏蘭木倫河，蒙古謂赤色爲烏蘭，蓋即赤水。怒江上源有池曰喀喇池，東流曰喀

喇烏蘇河，蒙古謂黑色爲喀喇，蓋卽黑水。其西流卽今青海，亦曰西海。蒙古曰庫可諾爾，庫可者，譯言青，蓋卽青水。流沙卽今戈壁，當安西西南，青海之西。是青海西北濱戈壁，黃河、金沙江、怒江三源之間，山名昆侖而迤東山脊爲昆侖之證。唯經叙四水所出之方隅，前後互異，則傳寫之誤也。海內東經稱，西胡白玉山在流沙西，昆侖墟東。今岡底斯山北支爲蔥嶺，戈壁當其東。穆天子傳亦先升昆侖之丘，復西征至西王母之邦，是迤西山脊皆爲昆侖之證。昆侖本在域中，爾雅以西王母與觚竹、北戶、日下爲四荒，則亦國名。周衰，德不及遠，怪迂之說復興，遂謂去中國有五萬里之遠，又移昆侖於海外，指西王母爲仙人。後儒震於怪物，并禹貢之昆侖而疑之。山海經乃秦、漢人據古圖所爲，更經錯亂，加以附會，故太史公已不敢言。然遺文軼句，猶資考證。酈氏有云，自不登兩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今中外一家，西陲萬里，并入圖籍，文軌之盛，遠軼軒軀，酈氏所稱，適應今日。惜古籍散亡，僅存大略耳。『熊會貞云：『董氏水經注圖說甚精細。此條說昆侖亦合。唯以爲河水自蒲昌伏流重源所出，當昆侖東北隅，則誤。詳見卷末。』張案：董祐誠（一七九——一八二三），字方立，江蘇常州人。少時家道中衰，隨兄客居北京前，曾廣游天下，興趣及至經史、地理學及數學等方面。居北京後，專攻數學，著述甚多。董氏研究水經注亦有建樹，爲編繪水經注圖先行者，於嘉慶二十年前後，『節取水經注證以今水道，分圖繫說，自成一書。爲之纍年，僅得四卷。卷中圖、說俱備，唯河水自探桑津以下，有圖而無說。圖大者徑數尺，小者亦徑尺許』。可惜董氏英年早逝，遺稿僅以『水經注圖說殘稿』爲名刊行，圖稿失傳。水經注圖（外二種）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版附有其遺稿。

山海經曰：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引自海內西經。爾雅曰：河出昆侖墟，色白，楊守敬云：『郭璞注云，發源處高潔峻湊，故水色白也。』張案：道出發源處水色白之理，可貴。所渠并千七百一川，河水支流統計，與實際頗合。色黃。物理論 楊守敬云：『隋志，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 楊泉撰。新、舊唐志卷同。已佚。』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道出中下游處水色黃之理，亦可貴也。戴震云：『按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書內如此類者甚多。』楊守敬云：『戴說是也。爾雅色黃下，即接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二句，而類聚八、御覽六十一引物理論此條，并有下二句，蓋以酈書爲據，誤認爾雅文爲物理論也。不知爾雅上言所渠并千七百一川，故下統言百里千里之曲直。物理論但釋色黃，與下詞義不相屬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由於地轉偏向力、沿水道地區地質與土質變化狀況、障礙物影響等各種原因，河道逐漸形成凹岸、凸岸并進而形成河曲，甚至牛軛湖等各種變化。物理論雖未道其原因，已認識河道順直、彎曲現像。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黃河局部河段含沙量已達石水六斗泥程度，此爲歷史時期黃河含沙量記錄。『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所記則是黃河年內徑流變化規律。桃花

水即桃花汛，指桃花盛開時江河暴漲水情。華曆每年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間，黃河在寧夏、內蒙古河段因冰凌融化猛漲，此時正值沿岸地區桃花盛開季節，故名。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熊會貞云：「經方言河出，酈氏因引爾雅色白，兼引渠并衆川，色黃，又引物理論、張氏議、述征記詳言河之濁，且牽連縷叙狐之渡河，皆下流事，殊爲蔓衍。」張案：河水篇酈氏原意先概述河水大勢，包括釋河字，源頭，大致經由，乃至水文特徵概要，徵引諸書證之，然後詳記自西域而東。本段河水水文叙上、中游含沙量，河道順直與彎曲，汛情，冰情。余案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楊守敬云：「海內西經作西南入渤海，此變稱東南耳。然山海經所云渤海，即指蒲昌海。水經既從山海經叙河入勃海後，復從漢書西域傳叙蔥嶺于閼河注蒲昌海，是爲大錯。酈氏此下及叙辛頭河之入南海，恒水之入東海，經注實不相應也。」張案：楊氏此評不當，見以上篇前疏證案語。至於酈注「叙辛頭河之入南海，恒水之入東海」，則與叙中原之南海、東海不同者也。屈从其東南流，入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馮夷都焉。引自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條。從極之淵地望，畢沅以爲「即底柱處也」。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戴震云：「按此十三字當亦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於陽紆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引自海內北經陽紆之山、凌門之山條。出於陽紆、凌門之山，言河水通過山峽，兩岸山壁如門也。陽紆之山地望，畢沅以爲「即潼關也」，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戰國圖幅均有龍門山，地在今陝西省 韓城縣北。陽紆山、凌門山均係「河出其中」之山，知名度高，故而資料收集者特記之。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唯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以上引穆天子傳卷一文與郭璞注。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楊守敬云：「周易正義序、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并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禮記禮運疏引中候注，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楊守敬云：「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云，堯率諸侯群臣沈璧於洛河，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握河紀之篇是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世紀作握河記，與此同。考詩、周禮、禮記三疏及路史，并稱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孫星衍於酈注「即從極之淵也」下云：「酈君說從極之淵，不知卻在何處，反駁陽紆秦數之說，謬矣。」孫氏治山海經功力深厚，以爲酈注指西域之地，故有此詰言。酈氏此處僅概略河水自發源至入海大致流程，先引海內北經數語，繼之盟津銘十六字。以下即轉入

域外三大水。以上穆傳等諸書所言「河圖」「龍圖」當指河出龍圖故事。漢應劭風俗通山澤四瀆：「河者，播也，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河圖洛書一直爲歷代論及中華文化起源與代表性文化符號之典故，河南孟津龍馬負圖寺保存有龍馬塑像。先秦時代「河圖洛書」，原是一種應帝王受命之祥瑞與神物；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時代背景、社會文化需求下，經過種種推演、改造，「河圖洛書」遂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負書」神話傳說故事及圖識之說，并日益圖式化、玄理化。其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發展產生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乃至文化生活也產生諸多影響。可見酈氏引穆傳至李尤盟津銘提及龍圖出自河水，有褒揚之意。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敷，非也。楊守敬云：「酈氏蓋據山海經穆天子傳，謂陽紆去秦甚遠，故駁秦敷之說，而郝懿行斥其謬。」張案：酈氏所釋陽紆爲山，當不誤也。酈注先概述域內蔥嶺河水，再西溯叙及蔥嶺以西諸水。概述域內蔥嶺河水部分由經「出其東北隅」下注「山海經曰：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經「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下注至此組成，以下則叙蔥嶺以西諸水。先叙新頭河、恒河。水經注地圖集將酈注「河水」四特殊「河段」當作與河水接納洩水後一級支流并列之單元。此四特殊「河段」爲：蔥嶺河水、蔥嶺以西諸水、經河水、注河水，前二者實非古黃河水系。蔥嶺河水指今新疆境內塔里木河，即上述水經八十七字所叙。水經注記載境外之媯水、新頭河、恒河三水系，均與「蔥嶺河水」無水系關係。但都屬「水經注河流」，且歷代學者研究均不漏此三水，汪氏、楊氏乃至鄭德坤諸圖均繪入。本書將其命名爲「蔥嶺以西諸水」。蔥嶺以西諸水則在水經前八十七字之酈注中。釋氏西域記曰：楊守敬云：「按高僧釋道安傳，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然則中國以釋爲姓者，自道安始。加以道安名重，人共知之，故注引其說，只稱釋氏，後文論昆侖條，且只稱釋云焉。」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熊會貞云：「大唐西域記一，阿那婆答多池，唐言無熱惱池，舊曰阿耨達池，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金、銀、琉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旃伽河，繞池一，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繞池一，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繞池一，入西北海。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池，蓋即此大淵水。因池在山上，故亦有阿耨達之名。下文新頭河，即信度河，恒水即旃伽河，下卷出蔥嶺西流之水，即縛芻河，出于閼南山之水，即徙多河。酈氏叙四大水與西域記合。此不接言山出四大水，而言出六大水者，因山即昆侖山，而以山海經昆侖所出之水爲說也。」「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昆侖山也。楊守敬云：「康泰扶南傳謂阿耨達山即昆侖山，引見後。括地志，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昆侖山。」張案：地域位置與現代昆侖山脉、喀喇昆侖山脉相當。若就水經昆侖而論，